

千年烟火

徐 剑

1

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晋江了。或许因为其有三处世界遗产点，所以他第一个去处，便选择了草庵，且不止去了一次。

冬深时节，北方早已天寒地冻，晋江却东风来，吹得草庵半山春色。寺下一园梅，皆在摩尼教石阶下灿然，古梅初绽，黄的、红的、白的，一路暗香浮动，清馨追随，跨进草庵门槛，梅迎故人归，梅香被阳光与蜜蜂之翼带进来了，一片静寂中，刹那春醒。

入草庵，看弘一法师所写楹联。青灯，黄卷，狼毫，锋芒皆寂灭了，李叔同变成了弘一法师。笔笔圆润，提按转折，锋头与棱角尽藏，横撇竖捺，八面出锋不见，连雄阔、凌厉都收敛了。左看，右看，仰视，平视，心随弘一的无欲而纵横，处处皆圆融、圆满，心便静了下来。而令他心仪的还有安平桥，他写过蔡襄监造的洛阳桥，一点一横石板条搭的桥，与一撇一捺大写的过桥人，隔着千年的时间诉说，海浪如舌，聒噪千载。而他匆匆步履却未落在安平桥上，携带入晋江的，是仿佛燃烧着北方血脉的一地烟火。

2

那天，他从晋阳古城来，坐在飞机舷窗旁，俯瞰山河，三晋大地在翼下隐入烟云。而另一条晋江却在视野里渐渐放大。

这是一条怎样的江流，一条怎样的生命之河？永嘉之乱，八王内讧，宫斗、杀戮，殃及平民百姓，万里河山处处兵燹。后，晋元帝率众南渡过江，迁都建邺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衣冠南渡。豪族与百姓入金陵，进吴越之地，有一支最终远涉闽南，以观东海。为了记住北方部族发源自西晋，派出大槐树下，南迁闽越的旅人将家门前的这条梅溪，取名“晋江”，告知后人，根在中原，在北方。

那个仲夏傍晚，他坐车抵近晋江。君从故园来，洛阳亲友若相问，三家分晋的古原还好吗？西晋子民万里迁徙闽南，故乡不可望兮，唯有芦荻满山，夏去芦花白，北方的雪绒花，代替青山飘雪，零落南方。可是他三晋来，不见晋祠的列祖列宗，却看到与晋阳城酷似的四合院，曾经的烟火红尘。

那一炉怎样的烟火，一烧便是千年。晋江何处不人间，朝云暮雨，风去海开。天蓝得如海水洗濯过，当他驱车一步步走入磁灶镇时，仿佛看见那一点、那一缕、那一簇北地的炉烟。下车伊始，海天似乎还离得有点远，可是，弥漫于街衢、村落，甚至旷野的烟火犹在，可谓千年不绝。

磁灶，瓷灶，注定与一炉陶瓷窑有关。多少年了，袅袅烟火未曾熄灭过，只是过去的岁月，磁灶镇更多承载了北方中国定窑、汝窑、钧窑、哥窑和官窑的风采，甚至还吸纳了离晋江最近的德化窑烟火。

那天上午，他站在磁灶镇金交椅山前的陶瓷博物馆里，驻足观展，始知磁灶窑的第一缕烟火燃于



南朝年间，迄今已逾1700年，与民间记忆中衣冠南渡时间相近，可从陶瓷器皿考据，磁灶镇窑工生产的陶器，深深打上了北方中国的烙印。

那是一幅万里烟火迁徙图。父老乡亲携家带口，别北地，去大河，故乡的村落身在身后渐行渐远。大平原的地平线，尽头处只有浮云，云下崛起的丘陵、雄关，是南国的群山，烟雨江南渐次浮现、崛起于旷野里，好湿润的雨天啊。六七月的雨淅淅沥沥，下个不停，衣物都长霉了。吴越人称为“梅雨”，一个月出梅，仍旧是盛夏。长途迁闽的乡亲一直向南，过了仙霞关，别吴越而入武夷，继续长途跋涉，闽北，闽南，直抵大海边。望着从德化、安溪流下来的那条江，从脚下流过，一条命名为“晋江”，另一条从罗溪镇朴鼎山流入泉州湾，就叫“洛阳江”，让子孙后代记住祖宗系京都洛阳的世家豪族，在洛水伊水流经之城。

3

千年烟火定格为一帧文物图片。走出磁灶镇陶瓷博物馆，站在大门口，仰天一望，家燕，海燕，岩燕，燕翼划过蓝天，叽叽之鸣，是北方的呼唤，还是江南燕来，似曾相识呀。一定是从中原老家飞来的，海天燕回，翅膀岂止驮着乡音、乡情、乡愁，还有炊烟冉冉。时光之河流淌了千五百年，故园的陶窑烟火不绝啊。

走下台阶，往博物馆停车场走过来，前方是九九九道湾的梅溪。绿树掩映，野草萋萋，淤泥太多，河岸有点窄小了，令他有些怀疑，当年是否能行船。然导游说磁灶镇的好多个陶瓷窑，都是从梅溪入晋江，然后终归大海。“吾族地号梅溪，盖以水之上接梅岭，梅花甚盛，水之流于是溪也，结成梅蕊，有独占花魁之兆，故溪之名称也以梅为号。”清同治年修建下坂路时一文，记载了梅溪源出。“凡有九九九水，俱会于清洋陂，经大桥至潘湖，出溜石六斗门，随潮入晋江……”磁灶镇的陶器从梅溪运往晋江，入泉州港，装船，下南洋，销往世界。因此，梅溪堪称磁灶陶瓷通往泉州港的水上“黄金”通道。

且信且疑，从梅溪侧身而过，去看金交椅山上的窑窑旧址吧。梅溪绕古瓷窑旧址，流向大海，千年不曾改变。拾阶上山，一座陶瓷窑山凸现于前。自下而上，像一条火龙爬行向上，却是一片废墟遗址，附近虽有窑泥场，但几乎不见当初

模样。1700年时空的沧海桑田，第一把窑火点燃于何年，有说南朝，又有说于西晋年间。那是一个乱世，一乱就是百年，先是永嘉之乱，继而五胡乱华。洛阳的窑工跟着豪族南渡，到了梅溪两岸，此地溪里有水，山上有窑泥，遂在九九九溪边开掘了金交椅山窑、岭畔村蜘蛛山窑，将洛阳伽蓝寺里的古窑火焰点燃了，一炬照亮了千年的时光。

4

烟火犹存，只是换成了电烧炉，磁灶城郭无野烟。那天上午，在磁灶镇一家陶瓷厂展厅畅游，老板是一群合伙人，多为80后，系磁灶窑二代。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有在西方大学本科和硕士教育的背景。几个人一合计，出资入股创业，依旧是烧瓷砖、地板砖、墙砖，却烧出与父辈不一样的风采。他们的目光投向世界，请来意大利一流设计师，瞄准世界各地客户的需求，一经设计好，便以出色的烧制技术，畅销欧美等西方国家。展品琳琅满目，在展厅里观看每一块瓷砖、瓷板，皆为艺术品。曾几何时，磁灶镇的瓷板砖，渐成大势地，在泉州港装船，运往欧美、中东等地，与佛山瓷板砖企业两分天下，各领风骚。

然而，在他们心中，总有一股不灭的火焰，那种不混的光亮，像炉中的烈焰，来自远古的北方，奔突在晋江磁灶镇的地心。

5

他从瓷板砖上的花纹中，窥见，不，是谛听到了火镰摩擦打火的声音。

钻木取火，还是火镰撞石取火？从西晋王朝来的中原居民，一到晋江，便被闽南的只此青绿所吸引。

南渡，几回梦里回故里，北方窑工心相随啊。跟随南迁的乡亲走到梅溪两岸，便不走了，说此地有窑泥，有溪水，是最好的建陶窑之地啊。于是茅棚一搭，开始挖龙窑，照着北方老家挖泥坑，砍松枝为柴火，给拉泥做坯的坛坛罐罐上黄釉、黑釉，画画，写书法，送至窑里，点燃千年烟火，烧啊烧，数日之后，烧出器皿有碗、盘、盆、钵、盂、洗、罐、缸，涂层以清釉为主，黑釉为辅。在磁灶镇，窑厂如雨后天春笋，梅溪两岸，金交椅山、蜘蛛山，计有26处，其中南朝窑址1处，唐、五代窑址6处，宋、元窑址12处，清代窑址7处，最具代表

性的是金交椅山和蜘蛛山、童子山和土尾庵窑址。历史最悠久的是双溪口山窑址，它位于梅溪和另一条溪流的交界处一个叫“双溪口”的地方。

那天，走下金交椅山窑址，参观一家私人藏家的磁灶镇陶瓷展馆，其藏品涵盖了千年瓷镇陶瓷制品，让人目不暇接，有炉、香熏、花瓶、花盆等陈设器皿，亦有动物之狮、虎、龙、凤、鹿、鲤鱼、蟾蜍、龟和力士等辟邪镇宅之物，青釉为主，绿、黄、橙、酱、黑釉兼具。边看边惊叹，千年轮转，过去与现在，昨天与未来，千年百年烈火窑变，磁灶镇的陶工皆人间巧匠，创造了无尽的辉煌，让从北方带来的人间烟火在闽南永续。

将近傍晚，他们沿九九九道溪而下，到梅溪的岭畔村，参观保存最完整的蜘蛛山古窑。彼时，夕阳正浓，闽南的仲夏有几分燥热。然风从东海吹过来，一代代窑神踽踽独行，踏着西下的夕阳，如踏着千年的窑火。甫入一村，他便被磁灶镇的古村落吸引：石柱石门石窗石台的四合院，比比皆是。放眼望去，既有唐、宋的老宅院，亦有明、清的渔家石屋，筑于老街两边，像风景一样次第展开，连成村郭。一座座石头老屋，就是一篇篇民间叙事，让人顿感时光之溪倒流，神牵大明，梦回唐诗宋词的闽南。夕阳将他的身影、古屋的侧影投在地上，长长的影子，透着一股莫名的沧桑，让他疑问面前的引路人影，是唐宋的窑工，还是自己？走到村中央，忽然见到一座杉木盖的木质老宅，与村中的石屋不同，更像他少年时从戎时遇见的湘西大宅院。他走进去，朝大门里一望，三进院落的老宅，前院天井犹在，堂屋在修，后院却是一片断垣残壁，被野蒿所掩。一问留守的居民，说是建于700多年前，果不其然，处处透着中原风格，江南韵味。

终于走到蜘蛛山的大石窑前。投目过去，一座真正北宋年代的龙窑崛起于村郭。窑址皆为花岗岩所砌，呈斜坡形，龙脊昂然向上。下边是一宽大的窑口，据说因为平场建屋，截去了大一半。石窑两边各有12个观火窗、添柴口。他渐次登高，逐一观看，爬到蜘蛛山的最高处，可一览梅溪与晋江，一条龙窑之脊横亘山坡。彼时，风从远古飘来，点燃了千载岁月，蜘蛛山的陶窑窑颇有宋时遗风，睥睨旷野。他从龙窑的尾部钻进窑内，空间很大，一台一台的窑仓，垒为12台，蔚为壮观。蓦然回首间，才觉得蜘蛛山窑址，是迄今保持最为完整的，一展千年烟火与盛况。

伫立于蜘蛛山龙窑前，他仿佛看见，千年的窑烟浮浮冉冉，千载海风裹裹窑顶上的大榕树。香火不断，晨烟不绝。而今，岭畔村走出了代代代瓷窑实业家，他们继承了“晋江经验”，将磁灶镇南朝以来的烟火燃得更旺，重振“晋江经验”的辉煌，重现磁灶镇昔日的盛况与繁华。

繁花一梦千百年间，烟火炫目。灿然一瞬，烈焰奔突，磁灶烟火，人间烟火，文明烟火，融入晋江的朝云暮雨，让他唯有追随。

松，从木从公；柏，从木从白（伯）。松柏被古人视为树中公伯，树之长者、尊者。松柏地位之所以显赫，一方面是因为松柏耐干旱瘠薄，枝干挺拔，巍巍然，俨俨然，伟岸如大丈夫，且枝叶四季常青，经冬不凋；另一方面，则是因为其长寿，历千年风雪依然能傲然生长。松柏亦可作为栋梁之材，起屋架梁，家具制作，都用得上它。而即便是劈薪烧柴，火把照明，煨桑燔祭，松柏因其独有的香气和浓郁的油脂亦被视为佳品。因此，古人对松柏的酷爱与推崇绝非无端而来。

因为松柏的尊崇地位，决定了历代帝王在建立宫殿、祖庙时都要在其周围遍植松柏。早在5000多年前黄帝时代，黄帝便曾亲手植柏。至今这棵柏树仍屹立在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前。而后岁岁年年，炎黄子孙在黄帝陵周围陆续种下了上千棵柏树，如今这些千年柏树已成为一道庄严清肃的风景。

到了明朝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。他在营建紫禁城的同时，首先考虑的是在宫城的左前方修建祖庙也就是太庙。对于皇帝而言，太庙是与社稷江山同等重要的国家建筑，古代皇帝往往都会在宫殿旁修建祖庙和社稷庙。

在太庙中供奉的是明清两代皇帝的祖宗。太庙地位如此显赫，因此，对祖庙周围的营构必定是下足功夫。除了修建几处可与皇宫媲美的高大雄伟、红墙黄瓦的太庙建筑外，四周则筑起高大的围墙。而在太庙之内，亦精心营建，庙殿周围遍植侧柏松柏，松柏常青寓意着帝业常青、江山永固的愿望。

想当年，为了种活柏树，工匠们费尽了心机。太庙所在的地方历史上曾是河道，因此河沙卵石沉积，为沙质土壤。太庙建成后，工匠们连续3年在此种植柏树，均未成功。后来，有一名姓鲁的工匠想到，这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，那就应该给太庙的地换土。他们发现宫城外东北角的土壤比较肥沃，于是便将太庙所在地的沙土与宫城东北的沃土进行了置换。这次换土具有“历史性”意义。一是在太庙里能够种活活了，二是原先没有名字的宫城东北那片地方从此有了一个名字，叫“沙滩”。这个名字沿用了600多年。它地处故宫东北，是北大红楼的所在地。

换好土后，机灵的工匠便通过大臣去禀告皇帝：太庙的树代表着祖宗的阴德和福荫，如果皇上您亲自去种，四方神圣一定都不敢阻拦，树才能得活。于是，明成祖便亲手在太庙前方种下一棵树。果然如鲁工匠所预料的那样，这棵新种的柏树活了！

这便是今天挺立于太庙南面的那棵“神树”。《明朝纪事本末》中记载“百工种树皆死，而天子种树独活”。史书将皇帝种树成活这件事予以“神秘化”“神圣化”。

有了皇帝做榜样，皇太子们也纷纷来凑热闹，到太庙种树。他们种下的树横不成行，竖不成列，如同插花。但是，穿越数百年的岁月，这片由孩子们嬉戏玩闹所种下的树竟也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，这便是位于太庙东面的“太子林”。

经过明清两代持续的经营，太庙周围柏树等植被繁茂昌盛，葱葱郁郁，蔚然成景，这片原本荒芜贫瘠的土地蜕变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政务院会议决定将太庙改为“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”，并于当年5月1日作为首都职工文化活动场所对外开放。这座明清两代帝王的祖庙从此变成了人民群众的公园。后来虽然有个别树木因虫蛀火烧而亡，但整体上，太庙四周的柏树依旧生机勃勃绿意盎然。它们就像历史的亲历者伫立于此，目睹600年的沧桑风雨。每棵柏树都有自己的身世和故事，每棵树都见证过太多的历史演替、人间悲欢。

家住长安街旁，或偶尔骑车坐车路过，行色匆匆的人们往往

太庙古柏

李朝全

只瞥见天安门城楼边那一堵红墙和红墙上一扇并不显眼的大门，却很难想象，在那高大的红墙背后，里面竟是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，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，一处清凉宜人的所在，肃静清幽，绿意盎然。这里挺立着一排排一列列高大巍然的古树。太庙里有714棵树龄在200年以上的古树，其中3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多达497棵。这在北京的各大历史人文遗迹里都是名列前茅的。因为有了这片柏树的遮蔽，冬季至此，因北风受阻而觉温暖；夏季来此徜徉，则能感受到阵阵凉意袭来，冬暖而夏凉，别有一番生活的惬意。

从南门进入，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一大片的青绿。一棵棵高大的柏树森然矗立，如同威严的仪仗队，又如列阵待检阅的士兵。这些柏树形状各异，每一棵树就像一个张开手臂或张开双脚的巨人站立，体高都在十几米至二十几米，并不高耸入云，但却遮蔽日。绝大多数树木树皮都有开裂，甚至脱落，露出了里面灰白色的木质。而真正能为这些树木传递营养的正是这些斑驳皴裂的树皮，有的树皮只剩下很浅很窄的一片，但却依旧能支撑着这些百年老树生机勃勃、生机不断。

太庙古柏，最著名的当然应数“神柏”。这棵树位于太庙外琉璃门西南侧，枝叶繁茂，生机盎然。与此几棵对称的，在庙西西北侧还有第二棵“明成祖手植柏”。这两棵树在空间上一南一北遥相呼应，经历了600多年的雨雪，见证了明清两代的风云变幻。它们是这个院子诸柏树中的长者，堪称是祖父辈。而其它那些树，大多只能算是它们的儿子或孙子。但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特色。譬如矗立在太庙南墙外、部三喜烈土雕塑右侧的，是一株“北”字柏。此树一根双干，树干分成两岔，每根枝干上又分别衍生出两根虬枝，且左右对称，恰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“北”字，天然造就，鬼斧神工。就像是大树挥动其粗壮的枝干，一蹴而就写下的大大的“北”。这个字既有隶书的古拙，又具行草的奔放。

从“北”字柏顺着甬道向北不足百米便是著名的九龙柏。九龙柏在1米高处分出了9根枝干，如九龙探首，故取名九龙柏，又含一龙九子之意。

自然的造化，在树木生长过程中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。譬如位于太庙东北角的树上柏是这样一种造化的结果，10余米高的大柏树，在其8米高处左侧居然生出了一棵更加青翠的“小柏树”。小柏树高也有二三米。这株树上柏的枝叶更为繁茂，颜色更深更绿，比母树生机更盛。

太庙建成已逾六百春秋。700多株柏树便是记录其历史的一部大书。古柏看似朴拙无言，却能用一圈又一圈的年轮记忆岁月，记载往事。太庙古柏，如同一部泛黄的古籍，不同的读者能从中读出不同的内容，体会到不同的感受和深刻的启示。

想家

冯克勤（加拿大）



天下的景色无限美，可在我心中哪儿也比不了家的温馨和美丽，房前屋后尽是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”的韵味。身在海外，我时常想家。

我家在一个城市的一角，下班回来在门口转转，一日的繁忙、纷杂烟消云散。

想起来，生活变化得真是快。10多年前，我家门口，荒草满径，乱石堆积，还有一条废弃的铁路。

曾几何时，一项改造城市生态环境的浩大工程启动。转眼间，物换星移，一条民心河建成了。再到门口转转，碧草如茵，垂柳若丝，

清水悠悠，玉桥横卧，徜徉其间，恍若隔世。

每天早晨，还透着凉意的时候，三三两两的人们便顶着晨星或晓月，流入晨练的行列。打太极拳的，轻转腰背；跳交谊舞的，步履轻盈；唱京剧的，嗓音嘹亮；跑步的、跳绳的、打羽毛球，各展风采，使这一带显出欢跃的气氛。当红日东升，把光热洒下来，人们就尽欢而散了，留下的是宽广、平坦、明亮、清新的一片天地。

黄昏时，顺着河畔向北走去，小亭翼然，晚霞明媚，月季盛开，红艳欲滴。时有女子红裙白衫，款

款移步，窃窃私语，又构成一幅靓丽的风景。在这里漫步闲走，放开喉咙大唱几句，大喊几声，大跳几下，没人说失态，歌声吼声随风远远传开去，消失在天际。

入夜，华灯初放，光影幢幢，双双情侣，依偎河畔。小桥横跨河上，白石栏杆雕琢得像小小的城堡，让人遐思。脚下铺满红砖，花纹细密；蜿蜒有致、宽窄窄窄的甬路，在绿草坪中向远处伸去。时有放风筝的老者或孩子伫立河畔，仰望蓝天白云下的飞鸢翩翩，好像春天永远不去似的。

到门口转转，享受一下这都市里的一方美地，实在惬意至极。它使人健康、愉悦、充满活力而又闲适。记得春节时，我在大门口贴的对联是：“民心河畔春常在，小区居民福寿多”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使我们深深感到城市前进的步伐，这些皆来源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啊！

我离开家乡10多年了。来到大洋彼岸，人在天涯，每每想家的时候，这些景色便浮现眼前，暗自神往。天下景色再美也抵不过我心中的这一幅画卷。它是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一首诗。

